

炉火照天地(小说)

□苏二花

春

说铁匠营只住着一个人叫福清不太准确,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月娥。但月娥身体里走了灵魂,只能算她是半个。

院子不大,三间正房,东边两间厢房,西边是炭房和厕所,怕遮了正房的太阳,南边不盖房,可在墙根下冬天埋雪,夏天种瓜秧。水泥苦将院子一分为二,右面种一株桃树,左面种月季和蔬菜。桃花开的时候,福清在桃树下放一把马扎,拉月娥坐上去,教她摊开两手放在双膝上。这样风吃过时,桃花瓣就会落月娥满满两手,月娥会嘎嘎笑。

月娥笑的时候,福清往往举头看房子的高处。高处是雁门关所在的雁门山,黑紫色,高,故而遮着一半的太阳。被遮的一半像是被蒙在鼓里,不被遮的这一半泼洒了光辉,照得雁门关“塞上燕脂凝夜紫”。山给房屋镶边,房屋给山打标点符号。这样举头看着,耳朵里就有了声响,那是一块裁切好的铁料放进冒着蓝色火焰的铁匠炉里,风箱被拉动,一推一送间,火焰一寸高上去再一寸矮下来的声响。

师傅把烧红的铁料钳出来放在铁砧上,举小锤锤锻,徒弟举大锤锤锻。师傅戴皮围裙,徒弟光膀子,两人配合,叮当、叮当、叮当。铁料在大、小锤下,变成大刀、变成矛头、变成战甲、变成箭矢、变成狼牙棒、变成铁钩链。师傅给赵武灵王,赵武灵王胡服骑射,大败林胡、楼烦;给李牧,李牧披战甲骑一匹红鬃烈马,在劲草斜阳下巡塞戍边……铁匠营村就是这么来的,给每个朝代的战争打造武器,成就每个能写进历史的人。叮当、叮当、叮当,来铁匠营村的人都是铁匠,直到住在铁匠营村的人都是铁匠的后代。

福清最近一次在炽热的炉火前赤着膀子打铁,是在农民画里。这幅画起名《炉火照天地》,描绘的是师傅二人趁热打铁的场面。打造出的锄头、铁耙、马掌、瓦刀、大铲和镰刀,在炉火映照下,与打铁起舞飞溅的火花组成一个大圈,把正在打铁的师徒俩围在中心,有着说不尽的红火热烈与质朴古拙。画是村里小学的张老师画的,“画的就是咱村头铁匠铺的福清。”他说,“很平常。”被张老师说成很平常的这幅画,拿了两个国家奖,又被拿去做海外巡展,张老师也由此离开铁匠营,出了雁门关。

还不等《炉火照天地》从世界巡展回来,画里的铁匠铺就倒塌关张了。铁匠营村早不出铁匠

了,倒多了许多会写字、画画和念书的人。后者陆续地走出铁匠营村,直到只剩下福清和月娥。

月娥两手捧着桃花嘎嘎笑,感染了福清,他不由也笑,于是用毛笔蘸墨,在红砖墙上写下一行字:“三关冲要无双地,九塞尊崇第一关。”这一句是福清在雁门关关门上看到的,关门为巨石垒成,穿云过雁。福清从小就学写字,见到好字要在虚空中临摹,故而写在红砖墙上时,颇有一番力道。

写在红砖墙上的还有其他字:

“明天清明,该扫房挑泥漏处”“谷雨前后,安瓜点豆”“春时给桃树打药一次,立秋后还需再打一次毛虫药”“给桃树剪枝,剪枝可促桃树长更多分枝,来年可开更多的花,结果也甜”“永乐侄儿来,送两株白色月季苗,甚喜”。

夏

红砖墙是后来才有的。

那一年多雨,把福清的院墙浸塌了,连房基也受到影响。和儿子勇勇商量,福清的意思是把三间正房换成五间,给勇勇结婚用。勇勇不同意,说结婚后也不住铁匠营。于是修房就成了福清一个人的事。院墙修好后,福清很有成就感,用毛笔在红砖墙上写下一串字:“2005年4月23日修葺完成,前后花费8000元。”

写下这串字后,福清有两个“没想到”。一是勇勇很快走出雁门关去了北京,并在北京结婚成家;二是月娥看到福清在墙上写字,也能笑。

福清话少,从不主动与人说话,人也就少来主动与他说话。儿子一走,更没了说话的人,倒是月娥的笑和这一院子的红墙砖,叫人看了心里欢喜。以后福清想说话了,就把话写在墙上。

“今查出高血压与冠心病,此后终身服药”“勇勇带回一个鸟架,想着该养一只鸟”“开南公路从铁匠营村穿过,村支书张二白来找我商量,我说这是好事”“中吉乌国际铁路正在建设,自新疆喀什向西北途经吉尔吉斯斯坦”“我感谢月娥,月娥一直帮助我,我很高兴”……写完了请月娥看,月娥看了果然高兴。她不认得字,但认得写字的福清。

月娥是后来生病了才痴的,高兴了笑,不高兴了往外跑。福清给她兜里装个纸片,上面写:“康月娥,女,二级精神残疾人,候福清妻,138××××××××。给吃住者,电话联系我,等接时必有重谢。”这个纸片装在月娥兜里,从来不丢。

写在墙上的字受日晒雨淋,很快淡了、散了。月娥生气,叫,用手护,用身体挡。福清看明白了,心下感动,买来清漆刷在字上面罩住。月娥坐在马扎上,有桃花的时候,两手捧着桃花;没桃花的时候,看福清在红砖墙上写字,笑。

以后福清再往墙上写字,虽也还是想到什么写什么,但有月娥虔诚地看着,有清漆罩着,就认真很多。

“南瓜秧开花了,顺着杆子,爬到南墙上。到秋天可收获满墙南瓜”。

福清的耳朵里老有打铁的声音。开始以为自己是幻听,后来发现是雁门关山体在遇到天阴下雨或十分静谧的情况下,释放出来的声音。就好像雁门山是个半导体,收录了铁匠营千百年来的打铁声,只要调频合适,赫兹对正,打铁声就能播放出来一样。再后来,福清又发现,不光是雁门山,就连自己也是,在有月亮的夜晚或是满怀心思的时候,骨头缝儿里也有打铁声播放,叮当、叮当、叮当。

携一身打铁骨血,福清有时觉得自己在红砖墙上写字就是在打铁。一横按下,大锤锤锻;一捺撩起,小锤锤锻;斜钩是造形,中锋是淬火。福清用笔锤打出来的字,成钩、成盾、成镖,也成犁、成耙、成镐。

秋

每天都是鸡把福清叫醒的。为给月娥吃新鲜鸡蛋,也为攒鸡粪,福清初春买回来的一群小鸡崽,到秋天已经成年。福清把它们圈起来,早晨放晚上关。

洒清水,扫院子;洗漱,清理卫生;做简单的早餐;早餐后拾掇院子,劈柴、砸炭、堵耗子洞。月娥更爱侍弄花草,或站在太阳下笑。有时两人也坐在矮花栏墙前,一起看手机。

想起什么了,福清就在墙上写字。

“永乐侄儿来,送药,送米面油、酱醋茶,上次送来的燕麦和蜂蜜还没吃完”。

上次来,永乐还给福清的房檐下安了个摄像头,说是勇勇叫安的。有了这个摄像头,即使在北京,勇勇也能随时看到爸妈在家的情况。

摄像头下,福清往墙上写字越发认真。

“今天阴雨天,你妈坐一天,不笑,不吃饭,怕她又抑郁”“一看大门,二看院子安排有规,三看卫生与不卫生”“我希望勇勇能走出雁门关,想起勇勇小时候有一次不好好写作业,我打他屁股,哈哈”“计划给照壁加一层瓦”“77岁啦,还想去



喀什,看看大沙漠”“今年要拍一张全家福”“勇勇带我去雄安一趟,回来有很多感想,年轻人朝气蓬勃,祖国日新月异”“普及文化,提高文化,修身齐家,爱国护国,热爱科学,破除迷信,科学种田”“试验种了一畦红姑娘,没成活”“10月9日住院,17日出院,11月11日开始喝牛奶”……

更多的时候,福清是在院子里干活,给西红柿打枝权,给黄瓜架秧,给月季剪枝条。担心雨水潮了墙,从地面往上30厘米抹上一层薄水泥。东厢房临街,福清把门窗都刷了红漆,防雨防尘。干完活了,他就在墙上认认真真写字:

“今日秋分,白天和夜晚的时间平分,此后,夜会越来越长”“手术后抬腿打弯都没劲了,上台阶没以前伶俐”“徐书记来帮我手机刷脸,领到养老金,12月1日务必在网上交电费,我不会,徐书记说到底时候叫他”“雁门关伏击战,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主力于雁门关公路两侧高地埋伏,打击日本汽车运输部队,后人不可忘记”“问徐书记要了两本最新地图,关注铁路变化”……

冬

雁门关的风很大,尤其夜里,风把福清的房子当笛子吹。一夜听风,风里有战马嘶吼、军旗猎猎;有商贩往来,驼铃阵阵;有昭君的哭泣,有走西口的悲歌,也有牛羊牧归;更多还是打铁声,叮当、叮当、叮当……第二天,福清在墙上写道:

“铁匠营村住着凡人福清和月娥,是一对夫妻。”写完这句,福清仰头看被雁门山镶边的天空,高、远、清、淡,回头再看月娥,月娥笑。

十月,一场大雪染白雁门关。这时候的铁匠

营村入了画,不声不响,只有在院里扫雪的福清、烟囱里冒出的烟是俩移动点。上回勇勇回来,给大门上挂了两个红灯笼,一为照明二为喜庆,如今白雪一衬,好看非常。

大雪封山,家里一个火炉,福清拿毛笔在家里墙上写,或者是在平整的木板上写:“勇勇在北京打工,距离我俩有四百多公里”“年轻时去太原做过买卖,后来在鄂尔多斯开过超市,最远到过广西,月娥生病后,再没出门”“去北京,勇勇带我和月娥逛过颐和园、故宫和香山,住现代化宾馆,我和月娥都高兴”……写完了拿给月娥看,月娥果然高兴。

早晨起来,先放飞圈了一夜的光。回头一看,烧在炉盘下的山药蛋熟了,气味香醇。福清拿出来吹吹灰递给月娥,再给火炉里加块炭,发现烟筒满了。这个冬天,福清没有上房扫雪,也很少打烟筒。

“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”写完拿给月娥看,月娥也还是高兴,吃烧山药蛋,乌了嘴唇圈。

腊月,福清养在鸟架上的鹦鹉死了,福清忘记给它喂谷子。福清忘记许多事,有时也忘了自己。太阳好的一天,月娥在院子里放了交椅,拉福清坐在上面晒太阳。福清仰着头,看被雁门山镶着边的天,长久地看。月娥把笔放在他手里,要他写字。

那就把字写在天上吧。福清拿起笔,慢慢地在天上写起字,一横一竖,一撇一捺一弯钩。写着写着,四周响起了打铁声,福清的字在虚空中飞舞起来,把福清和月娥两个围起来,红火、热烈。天地间起了个大火炉,风箱正拉动,蓝色火焰高一寸矮一寸。红色的炉火里,一块铁料被夹起,趁热好打铁,叮当、叮当、叮当。

棉花与印迹

□任茂谷

皮回到家,接受了我爹的一场痛打。

我爹收手后,我妈把我扒光塞进被子里,翻箱倒柜找棉花要给我补棉裤。她坐在炕沿上,叹着气翻看棉被。我看她想拆开被角掏一把棉花出来,可被子太薄,掏掉一把,就不好再摊匀。她犹豫了好一阵,放下被子,下地去剥我摘回来的死桃子。

她把死桃子一个一个敲开,撕出里面僵硬的白絮,用擀面杖锤打了一夜。直到天亮,那些白絮也没有像好棉花一样喧起来。早晨太阳出来了,她只好拿出一部分,勉强给我补进棉裤里,里外各打了一层补丁。这些没有成熟的棉丝原本不是单独用的,就像幼儿没有学会独立生活,它能干什么用呢?夏天拆洗被子时,被里被面洗干净,里面的旧棉花放在太阳下晒两天,为省弹棉花的钱,我妈便会用手一点点撕松撕软撕煊,把这些没有长成的棉丝续进去,混在一起,增加被子的厚度;或者在纺线时,混到棉花里一起纺,这样也不太影响棉线的韧性。因此,单独将它们补进棉裤里,不几天就滑漏到不知哪儿去了,原来的那个大洞只剩两层补丁布。

那年冬天格外冷,风格外硬,绕着没有棉花的空洞,刀子一样旋过去,在我的左腿膀上剜削。整个冬天,我觉得那个地方贴了一块厚厚的冰,开春脱掉棉裤,冰凉的感觉还留在肉上。那块皮肤变成了紫黑色,像胎记一样,随着我的长大而长大,随着我的变老,颜色变深,成为一块掌大的茄子皮。

这块黑色的印迹伴我终生,犹如蜘蛛吐丝,连着一根细细的棉线。线头做成的捻子,穿过煤油灯乌黑油亮的尖嘴,燃起一粒黄豆大的光苗。红黄交替的灯光定格了我的童年,微弱而幽深,摇曳在记忆里。

的路没有止境,一座座高山还在远方,那粒小小的光苗,放大到光芒万丈,贯通天地,照亮白天和黑夜。我心里的棉花变成了满天的白云,于是想找到很多书籍,探寻这种洁白温暖的物质背后的秘密。

我到新疆那一年的秋天,有同事买了当年的新棉花,加工成网套寄给老家的亲戚。我后来也给老家寄新棉花、新网套、新棉布。老家亲戚中有人结婚,用新疆网套做被子,用新疆棉布做被里子,参加婚礼的宾客都很是羡慕。

我生活在新疆,总能看到大片的棉田。秋收季节,地上的棉花比天上的白云还多。洒在新疆的阳光,似乎含有特殊的金色质地,照耀的时间更长,更有利于植物的生长。新疆的夏季,日照充足,最长时一天在16小时以上,农作物能充分吸收阳光的热量。昼夜温差大,白天光合作用充分,晚上气温降低抑制养分流失,果实会储存更多的能量。降雨少,气候干燥,产出的棉花有更好的品质,纤维的丝光特性、柔韧度极好。

新疆是中国最早的棉花种植区之一,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,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一哈密盆地很早就广种棉花。20世纪50年代后,天山北坡的玛纳斯河流域突破了北纬44度不产棉的气候瓶颈,引入早熟的陆地棉优良品种,由此形成了新疆三大棉花生产区。90年代之后,中国传统的三大棉区中,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棉区的种植面积逐年下降,棉花生产重点区域向新疆转移。新疆棉花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,种植水平提高,产量成倍增长,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、最集中的优质棉花种植区。

我与童年好友秋富联系,告诉他新疆棉花的种种奇迹,几次动员他来新疆承包土地,种植棉花。他早已离开家乡,在晋南安居乐业,颇为动心。

三

如今在新疆,棉花无处不在。

因为太常见,我差点儿忘了棉花是植物界的一个奇迹。我穿着棉花纺织的衣物,睡觉盖着棉被,把孩子裹在纯棉织物的襁褓里,花着棉花制成的人民币,过着看似理所当然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,一个问题突然浮现心中:假如没有棉花,我们的生活会怎样?没有棉花,我们睡觉的床上可能会铺皮毛或麦草,我可能得穿羊毛、亚麻或丝绸衣服。这些东西或是不好清洗,或是价格高昂,实在不如棉花能深入寻常百姓家中。

我常去田里观察棉花的生长。大片大片的棉花地中,一棵棵棉花站成无边的矩阵,齐整而强大。一粒种子,经过精选、脱绒等层层磨炼后,种在地里,发芽出土,平展出两片肾形的子叶,而后拔茎长出手掌状的真叶。真叶成长短不一的裂片,裂口连着叶掌,很像人的手,托举着一层一层生长。主茎直立,快速长高,从叶腋处分化出叶枝和果枝。叶枝是营养枝,通常只长2到4枝,就像家庭里的大孩子,维护主茎长出果枝。果枝一旦长出,叶枝就会被整枝打掉,把营养节省下来供给果枝。每枝果枝会有多个果节,果节上生出蕾,开花结铃。棉株成熟时,会有8至10枝果枝,长成塔形、筒形和倒塔形,像一个结构完美的家庭。

棉花是由种子生产纤维的植物。它从种子萌芽,发根、增叶、长茎、分枝,完成营养器官的生长,而后现蕾、开花、结铃、吐絮,完成生殖器官的发育,直到种子及纤维成熟,完成生命史。它有极强的生存能力,主根最多能深入地下2米,各级侧根和众多的根毛组成倒圆锥形的强大根系,吸收土壤深层的水分。棉花竭尽植

物生长的奇迹,以庄稼的高度,长出如树般繁密的支撑;以细密的柔软,对抗寒冷;以纯粹的白,供人间印染无限可心的色彩。

大片的棉田地如同大地的棉被,又如水意葱茏的青色湖泊,给新疆土地铺陈出水乡的柔美。夏季开花时节,花娇嫩富丽,仿若仙子美幻无比的霓裳;秋天成熟时,白棉映衬蓝天,让天上的吉祥降临人间。

棉花改变着新疆大地,人们为棉花更多更好地盛开而不停忙碌着。汗水,智慧,当下,未来……每一天,每一年,每一块土地,这里的人们总在不断创造着人间的奇迹。

以前每次看到棉花,我都会下意识地去摸身体上童年留下的那块印迹。而现在,看着棉花,我总会为新疆有这么多的棉花高兴,为种植棉花的人感动,为这里的美好生活而欢欣鼓舞。为新疆的棉花写一本书吧,我对自己说,我想在这片土地上孜孜不倦地行走下去。

星河



童年的光苗,在我心里不停地放大,照耀我沿着书籍的小路,登上一个个知识的台阶。前面